抒怀



残荷听雨

湖南省作协会员 罗仲良

秋雨潇潇,落满郊野荷塘。

旷野之上,细雨像纱一样,轻轻笼罩着一池秋水,往日连天碧绿的叶子,在经历了盛夏的繁盛后,此刻大部分已经褪去了葱茏,老叶呈现褐色并卷曲,在水中静静站立。零散的余青点缀其中,带有浅淡的斑驳痕迹,高低错落的荷秆疏朗地挺立着,饱满的莲蓬低垂着头,池塘里的残荷并不追求明亮的阳光,也不追逐热闹的喧嚣,在那微凉的秋雨里,静静地展现着朴素的秋色。

古人云: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,年少读诗时,只觉得字句清婉,不懂其中深意,身在他乡时听到秋雨和荷叶的声音,才明白这首诗里包含着岁月沉淀下的从容。盛开的荷花非常热烈,就像少年时的意气风发,凋谢的荷花保持静默,就像人间的安稳宁静,雨声淅沥,敲在枯卷残叶上,没有盛夏的清脆叮咚,只剩清宁绵长的沙沙轻响,漫过旷野。

我在塘边站立听雨望远,雨雾漫过田畴,漫过远树,也漫进心底,眼前一池秋荷疏淡清远,恍惚间,思绪便飞回远方的老家宅院。

母亲喜爱秋天,大概是她出生在秋天的原因。每到秋雨绵绵,院子里的桂花树长势旺盛,菜园非常整齐,守着故土的母亲一向安静温良,风雨天气也不慌不忙地打理这片小园。地垄上生长着新鲜的小白菜,紫梗的红菜苔舒展着阔大的叶片,秋扁豆顺着竹架垂下一串串紫红色的果实。

每当我回到家乡,母亲就会在菜园里仔细挑选,亲手制作几道我喜欢吃的家常菜,等到要离开的时候,她总是忙着把家里收下的东西往车上塞:红彤彤的辣椒、沉甸甸的南瓜、带着湿泥的芋头,还有刚拔下来,沾着雨水的小葱和小白菜,有时还要塞进几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柚子。她就这样收拾蔬菜,打理院子,一年又一年,用平静态度接受春夏秋冬的风雨。

人到了暮年,就像这秋风中仍旧挺直茎秆的残荷,岁月冲刷掉浮华,八十岁的老母亲仍然躬身劳作,身形硬朗,在日常四季中默默挺立身板。

在外奔波半生,看遍城市烟火,重阳最念的是故园秋景,他乡荷塘听雨,风景清雅终究是客,旧院秋风桂香,烟火安稳才是心安。

雨一直下着,荷塘平静下来,繁华褪去本是平常,世间动人的,从来不是瞬间盛开,而是经历过风雨仍然站立的姿态。故园安稳,秋风常来。

忆情

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语言

慈利县象市镇中学 李茂

家中养着两只猫,一只布偶,一只金渐层。相处久了,我常觉得,它们身上藏着与特殊儿童相通的生命特质。

布偶高冷,不轻易亲近,仿佛生来便有“语言障碍”,无法诉说欢喜与不安。日子久了,我竟能从它的俯仰之间,读懂那些无声的表达。它爱独处酣眠,见光影流动便追逐扑抓,近乎“刻板行为”。金渐层温顺胆小,总安静蜷在桌边,一点动静便警觉。它远远地看,慢慢地走近,有了安全感,才肯展露柔软。

这让我想起兼任资源教师的日子。资源教室不大,旧窗漏进阳光。我遇见一些“不一样”的孩子:有的从不与人对视,只反复排列雪花片;有的语言迟缓,急了便拽我衣角;有的听到铃声就捂耳缩到桌下。起初,我拿普通课堂的尺子量他们,想“教成一样”,可越用力,他们越退缩。

后来,我学着用他们的语言说话。那个爱转圈跑的男孩,多像追逐光影的布偶。我不再喝止,只在安全时段陪他跑。那个缩在角落的女孩,多像怯懦的金渐层。我不强迫她亲近,只把座位调到窗边,放上软垫,等她慢慢靠近。我学着用图卡代替追问,用安静角代替批评,用等待代替催促。

我也这样回应猫。给布偶放一张小板凳,有人看护时留出固定时段,任它打滚奔跑。对金渐层,不勉强抱它,只留一方安静角落,让它按自己的节奏,慢慢适应世界。

看见猫,想起那些孩子;看见孩子,又想起猫。生命从来不是标准答案。布偶的热烈,金渐层的胆怯,孩子的沉默与退缩,都不是缺陷,只是他们与世界对话的方式。世人总爱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万物,却忘了:花不必长成树,树也不必开成花。

真正的接纳,不是强行改变,而是俯身读懂;不是拉他走进我们的世界,而是走进他的世界。愿我们以猫为镜,以孩子为师——允许花成花,允许树成树,允许每一个生命,以自己的方式,被看见,被理解,被温柔以待。

诗歌

光 影

新宁县黄龙镇井水龙学校 林怡静

光从云隙俯身而下
影在瓦檐轻轻接住
风一过,光便踮起脚尖
影把笑声按进麦田
孩子追着亮处奔跑
老人把阴凉让给黄昏
光说:向前
影答:我在
黑夜合拢时
它们仍在心里相认——
一粒火种,落在人间
抬头是路,低头也是路

踏水寻踪

印象



李陶/摄

生活

江南情

常德市鼎城区江南小学 蔡照君

每一个有着“江南情结”的人,心里都住着一个戴望舒;每一个到过江南的人,心里都藏着一条走不出岁月的小巷。

三月,是属于江南的。春雨如丝,烟雨迷蒙,如千年的惆怅。雨,淅淅沥沥,不曾停歇,你来,我迎;你去,我送,似一首素颜韵脚诗,又似一幅泼墨山水画,处处宣讲着小巷深处不新也不旧的故事。你听,细雨敲打着青石板——“滴滴答答”,留下一片湿漉漉的温润;乌篷船里的摇橹声和着春雨——“啪嗒,啪嗒”,水波就在船家的双桨里摇曳开来。你看,柔风细雨里的杏花,一半开在枝头,一半零落成泥土,打湿了路人的眉梢,开透了三月的江南;粉墙黛瓦熨帖着朦胧烟雨安睡在秦淮河畔,少了前尘旧梦中的风华烟月,雨丝里一派静谧安然。

旗袍是属于江南的。江南女子,灵动水秀,浅笑倩兮,美目盼兮,一颦一笑尽是温文尔雅。而旗袍,一袭青花,一步玲珑,尽显婀娜多姿。旗袍之美在江南女子身上,是沉静内秀,更是一方古韵。它如一株青莲,盛开在岁月的长河里。烟雨蒙蒙中,一身素色旗袍,撑着油纸伞穿过幽幽的小巷,一回眸,一投足,便是恍若隔世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诗中的画,也是那画中的诗。是啊,也只有江南水乡的柔美,吴侬软语的浸润,才能将旗袍穿出意韵,穿住岁月!穿得住旗袍的江南,风情缱绻。

青石板铺叠而成的小巷是属于江南的。江南的小巷,悠长,幽深,湿漉漉地向灰砖青瓦中延伸而去,结着惆怅,枕着寂寥。市井的沉浮、家族的盛衰,街邻的变换、离合的悲欢,都在巷子的深邃中失了颜色,换了容光。行在巷口位置,你看,几多的情愁随着酒旗飘飘:多愁善感的刘禹锡来了,感慨了一句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”;“雨巷诗人”戴望舒来了,希望在这里逢着一位和丁香一样,结着愁怨的姑娘。

我也曾来过这儿,在夕阳的余晖中,抚摸着斑驳的墙壁,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个归人,不是过客!